



PUYI YU WEI MANZHOU GUO

溥仪与伪满洲国

王庆祥 著



人民出版社



PUYI YU WEI MANZHOU GUO

溥仪与伪满洲国

王庆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溥仪与伪满洲国/王庆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379-8

I. ①溥… II. ①王… III. ①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生平事迹
②伪满洲国(1932)-史料 IV. ①K827=7②K26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6375 号



溥仪与伪满洲国

PUYI YU WEI MANZHOU GUO

王庆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7.75

ISBN 978-7-01-014379-8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写在前面

溥仪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固然已在辛亥革命中退位,却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舞台。企图利用其逊帝身份和中国旧军阀的势力复辟帝制未遂后,已成年的溥仪又想利用对中国怀有各种政治企图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来恢复在他手上失去的皇权。而其最终结果是被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所利用,出卖了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国人的革命对象。本书所涉及的便是溥仪与伪满洲国的这一段屈辱的历史。

随着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溥仪作为中国人民的罪人,又经历了伪满垮台后的逃亡、被俘、囚苏和引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 10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里,溥仪经历了一场成功的改造,最终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公民,完成了他从皇帝到公民的历史性转变。

谨以本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溥仪离津出关	(1)
1. 历史之辩、国内外争夺与溥仪的选择	(1)
2. 婉容受骗出关	(7)
3. 婉容在旅顺	(12)
4. 从旅顺到长春	(14)
第二章 屈就“执政”	(22)
5. 在长春原道尹衙门就任伪满执政	(22)
6. 伪名“新京”的出笼经过	(25)
7. 会见李顿调查团	(27)
8. 出席伪满协和会创立式典并发布《训词》	(30)
9. 溥仪、伪满洲国、“协和会”	(32)
10. “砰”的一声,“蝎虎会”上吓蒙溥仪	(34)
11. 伪满“建国周年”庆祝活动	(36)
第三章 老臣新篇	(39)
12. 陈宝琛拒绝接受“府中令”伪职	(39)
13. 陈宝琛两赴长春——忠于民族不叛主	(45)
14. 爱国的清朝遗老陈宝琛	(50)
15. 胡嗣瑗被贬	(52)

16. “总理大臣”郑孝胥遭贬真相	(54)
17. 罗振玉生平	(60)
18. 另一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	(61)
19. 庄士敦、“康德皇帝”和《龙归故里》	(67)
20. 从九一八事变到“康德皇帝”出炉期间的溥仪与溥杰	(72)
21. 溥杰作为“康德御弟”的人生历程	(76)
 第四章 “登极”大典	(82)
22. 第三次“登极”的筹备	(82)
23. 溥仪与长春杏花村	(84)
24. 第三次“登极”典礼	(86)
25. 第三次“登极”的影响	(90)
 第五章 “勤政”新宫	(94)
26. 盐仓改成的“宫殿”——豪华监狱	(94)
27. 无法“勤政爱民”的勤民楼	(96)
28. 追怀列祖列宗的“怀远楼”	(100)
29. 溥仪的寝宫和婉容的冷宫——缉熙楼	(101)
30. 让溥仪疑神疑鬼的“同德殿”	(106)
 第六章 样式“康德”	(111)
31. 从长春中轴线——“大同大街”说起	(111)
32. “康德皇帝”“统监”的伪满陆军特别大演习	(114)
33. 祭拜两陵,登“小白山”	(119)
34. “康德皇帝”的“亲授式”和“观兵式”	(122)
35. 接待日本天皇裕仁之弟秩父宫雍仁	(124)
36. 首次访日归来在此“宣诏”	(129)
37. “行幸”、“巡狩”和松花江上的观舰仪式	(131)

第七章 严密布控	(135)
38. 伪满“最高级别”两大“人物”的“严密会见”	(135)
39. 七任关东军司令官者何许人?	(138)
40. 溥仪与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和桥本虎之助	(144)
第八章 “国都建设”	(149)
41. 溥仪与伪新京“国都建设”	(149)
42. 新帝宫的开工与停建	(157)
43. 伪满“国都建设”中的“兴亚式”政治类建筑	(160)
44. 伪满“国都建设”中风格不一的民间类建筑	(167)
45. 伪满“国都建设”中的文化类建筑	(169)
第九章 “皇权”何在?	(174)
46. 签订卖身契《日满议定书》与溥仪致本庄繁函	(174)
47. 因“陈兵”满铁附属地“违规”道歉始末	(179)
48.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与溥仪	(182)
49. “大同公园事件”	(190)
第十章 迎回“新神”	(195)
50. 前往日本迎接“新祖宗”——天照大神	(195)
51. “临幸”南岭“建国忠灵庙”拜神大事记	(198)
52. 溥仪与宗教	(203)
第十一章 “建国十年”	(206)
53. “临幸”“建国十周年式典”和“大东亚建设博览会”	(206)
54. 接待高松宫宣仁	(209)
55. 在大同大街上举行的“最高盛仪”	(212)
56.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溥仪和汪精卫	(213)

第十二章 悲情“后宫” (218)

57. 伪满初年悲情的婉容 (218)

58. 笼中伪后 (222)

59. 痛苦最深的女人 (225)

60. “明贤贵妃”谭玉龄 (232)

61. 谭玉龄之死 (236)

62. “祥贵人”的身后事 (239)

63. 15 岁的李玉琴被纳入“官闱” (242)

第十三章 凄惶落幕 (249)

64. “黑夜皇帝”的凄惶落幕 (249)

65. 摇晃中的伪满皇官 (253)

66. “满洲国”皇官傀儡戏的最后一幕 (258)

67. 历史性大溃逃 (260)

68. 解密溥仪被俘之谜 (264)

69. 婉容不该被遗忘 (269)

70. 回看伪满 14 年 (271)

后 记 王庆祥(274)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溥仪离津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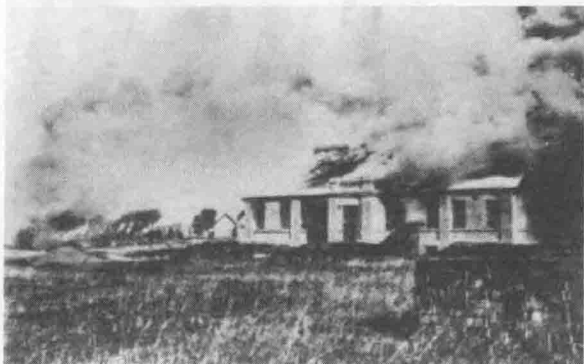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军阀劝诱下出关，于1932年就任伪满“执政”。两年后，溥仪第三次“登极”，是为“康德皇帝”。1945年溥仪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第三次颁发“退位诏书”。对溥仪来说，这是当假皇帝、伪皇帝不堪回首的年代。

1. 历史之辩、国内外争夺与溥仪的选择

196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溥仪的长篇文章《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0周年的日子里，溥仪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他感谢政府和人民把他引上新生的道路，同时又因历史上背叛祖国的行为而痛心和羞愧。他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蓄谋、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溥仪的现身说法，对于提醒中国人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振兴中华，是有教育意义的。

历史证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的半

年以前,溥仪在天津“行在”里,至少有四次已经感受到作为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静园则是一处最能印证九一八事变久有蓄谋的历史风貌建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按照事先阴谋策划,袭击中国军队驻地沈阳北大营

第一次是在1931年2月21日,日本国会议员高山山本前来洽谈委托调查农垦及筹建亚细亚洲教会事宜,溥仪方面领衔谈判的就是陈宝琛。所谓“农垦调查”,实为特务活动;所谓拟以溥仪为“盟主”的“亚细亚洲教会”,实为傀儡演习。

第二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把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后来成为“康德皇帝”“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透露的日本军方的消息传递给溥仪,大意是日本对张学良的统治不满,或许将在中国的满洲采取行动并迎立溥仪,因此“宣统皇帝有希望接管满洲统治权”。

第三次是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华族水野胜帮子爵访问天津的时候,向溥仪赠送了寓意明显的扇面,上写“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谓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

第四次则是溥仪派往日本东京打探信息人员回报的,这人便是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他赴日时还带去若干书画以为掩护,于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

溥仪对九一八事变不但有所预知,且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它直接导致这位“宣统皇帝”迈出叛国的一步。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即在9月下旬,溥仪就派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密赴东北,会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摸底;派佟济煦联络东北遗老;派商衍瀛游说东北将领。

溥仪也为“驾幸东北”做了种种准备。

1931年10月11日,溥仪派遣家庭教师远山猛雄,带御笔黄绢信赴日会见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大国民议会议长头山满,请他们协助完成复辟大清的事业。他在给陆相南次郎的信中写道:“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给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信中写道:“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往见,诸当面详。此致头山满先生阁下。”

两封密信上面均有“宣统帝”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副署。溥仪想直接摸摸日本人的底细,想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这也能证明溥仪出关并不完全是被动的。

与此同时,在静园里“主拒”派陈宝琛和“主迎”派郑孝胥之间,围绕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如何借用事变实现复辟大清理想,是否应该出关,而展开了一场历史之辩,这场辩论就发生在静园主楼一层议事厅内。朱益藩、陈曾寿和胡嗣瑗等参加了辩论。静园成为“主拒”派与“主迎”派历史之辩的殿堂。

老臣陈宝琛历来稳健,不相信能够借助外力而实现复辟清朝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当前时局未稳,前景未明,皇帝出关的时机并不成熟,仍须继续观察。他力劝溥仪“不可贸然轻信,要慎重从事,恐其中有诈,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溥仪与陈宝琛(右)和朱益藩(左)



“行在”管家胡嗣瑗

郑孝胥则极力主张“要想复辟成功一定要借助外力”，只有依靠列强的帮助，才能实现。他还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一定会迎请皇帝去东北主政，则复辟大业就可以实现。因此主张溥仪应该立即前往东北主持大计。

胡嗣瑗主张暂时不要有所行动，要“静观变化”，等待时机成熟相机筹之。他认为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与日本驻津领事馆尚不一致，不可靠一个，背一个。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轻举妄动有损无益。

各派互不相让，争论不休。日本军界要员和蒋介石的代表也在争夺溥仪。

1931年9月30日，溥仪前往海光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住宅中会见关东军参谋部陆军大佐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和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亲笔信的罗振玉以后，就已经倾向于凭借日军支持，先据有祖宗发祥地——满洲“主持大计”，“再图关内”了。

11月2日，溥仪接见郑孝胥、郑垂、夏瑞符、商衍瀛、何海生、吉田忠太郎通译官、土肥原。1930年曾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能说一口流利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的土肥原贤二来到静园“晋见溥仪”。溥仪原本是想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但不是要去当傀儡。土肥原为了让溥仪上钩，甜言蜜语，施展骗术，“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他“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当溥仪问：“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土肥原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国家”。溥仪又问：“是共和，还是帝制”时，土肥原又肯定是“宣统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的“帝制”。这些甜言蜜语征服了溥仪，他决定出关，结果上当了。

嗣后蒋介石也派员秘见溥仪，说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溥仪予以拒绝。这其



土肥原贤二

中的深层原因不能不归咎到发生于1928年8月的孙殿英盗墓事件：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河北遵化马兰峪乾隆和慈禧的陵寝后，溥仪又气愤，又悲伤，在张园内摆设乾隆和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每天举行三次祭奠，发誓“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蒋介石虽曾派出阎锡山查办此事，最终却“决定不予追究”，这无疑更让溥仪“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蒋介石”了。

1931年11月10日深夜，小汽船“比治山丸”在“天津事变”的烟幕和夜幕下离开了码头，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半夜时分，小汽船平安到达

大沽口外。溥仪由郑孝胥父子等辅弼，登上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轮“淡路丸”号，秘密离津出关，踏上险途，留下在津最后的足迹。

1931年冬天溥仪亲书一段话，此即在旅顺“明志”的御笔：“诚敬为本，无人我之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荣辱不惊，生死不易，志存极物，不使一夫失所。辛未仲冬书，宣统御笔。”上面钤有“宣统御笔”印，还有郑孝胥刻的“溥沱麦饭”印，借用刘秀在溥沱河吃麦饭的历史故事，表示宣统皇帝要在困境中完成“中兴圣业”。这是他当年对七年天津生活和思考的总结，也是他选择了离津出关最根本的主观因素。

溥仪在天津七年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清东陵被盜案曝光



溥仪所画《刺杀孙殿英》的漫画



《新天津报》1931年11月8日



溥仪登上日本商轮“淡路丸”号秘密离津出关

一、从溥仪本人的角度来说，主观理念上的复辟目标必然导致政治现实中的叛国投敌。溥仪在天津的七年，初衷或许只有头脑中的“复辟”二字，结局却完成了从复辟到叛国的过渡全程。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诱惑与溥仪的复辟目标一致。溥仪从复辟到叛国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

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可以对比一下民国政府怂恿盗掘慈禧陵墓与新中国政府把溥仪改造成为新人的政策。天津和改造两个过渡时期,不同的政策,成就叛国者和公民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结怨成仇,表现了民国的失误,后者以公民为荣,表现了改造的成功。

历史证明:溥仪选择了离津出关,就是选择了永远的屈辱。

2. 婉容受骗出关

一个漆黑的夜晚,溥仪瞒着妻子婉容,也瞒着父亲载沣,乘日本商轮“淡路丸”号离津出关,踏上险途。

溥仪决策大谬,实属自投罗网。不久,“皇后”婉容也在日本关东军派遣之拥有“王府名媛”身份的日本女谍川岛芳子诱骗下来到旅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婉容是溥仪出走后第二天最先知情的,她自然明白丈夫这次出动事关重大,却猜不透前程是吉是凶。她很担心,又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依靠。其实,溥仪并不曾丢下婉容和静园不管,行前给胡嗣瑗和陈曾寿留下一道谕旨,两天之后溥仪已在营口登陆,那道谕旨才公布出来:“辛未年十月初四日(按:公历1931年11月13日)奉谕:园内一切事宜归陈曾寿全权办理,所有当差人等禀承咨训可也。”还有两张溥仪亲笔字条,一命“胡嗣瑗、夏瑞符随后即往”东北,一命“陈曾寿照料园中善后事宜,与日本人接洽,随后护送皇后前往”东北。

过了一些日子,胡嗣瑗和佟济煦拿着一封信郑重其事地找到李国雄,对他说:“这是皇上的亲笔信,你把它交给皇后,并通报一声,持信的两人已经到园,要面谒皇后。”李国雄还想问问来者何人?是男是女?姓甚名谁?答称“不许过问”,继而又说“皇后一见信就明白了”。通报后,一位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细皮粉面的翩翩少年,由另一日本人陪同,上楼直奔婉容房间。来者缘何能如此大胆地升堂入室?因为她也是一位皇家女儿——肃亲王第十四女爱新觉罗·显玕,又名金璧辉。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而以“川岛芳子”这个名字显赫一时,当年几乎无人不晓有这样一位“男装丽人”。

在日本人已经侵占东北大部地区的关键时刻,溥仪因一时难决进退而显



把婉容从天津接到大连的川岛芳子

得坐立不安，婉容这时却有一个拒绝离开天津的坚定态度。溥仪的一些近臣也利用皇后这种意想不到的倔脾气，阻止溥仪接受日本人的出关诱惑，却未能成功。当土肥原贤二设计劝诱溥仪离津出关以后，身负日本军方重责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深知又有一项新任务摆在面前：就是要让曾经强烈反对溥仪离津出关的婉容改变初衷，也同意离开天津到旅顺，而令溥仪能够心安情顺地给日本人当傀儡。

待溥仪住进旅顺肃王府以后，川岛芳子因有该王府格格的身份，又有与日本军政界的广泛联系，遂主动向溥仪要求，希望允许她出面前往天津“晋见皇后”，把婉容、韞和（溥仪的二妹）和韞颖（溥仪的三妹）一起接到旅顺来。溥仪答应了，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交芳子带到天津。其实溥仪已经看出，芳子请求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负有使命的，这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决策，为了稳住溥仪必须把婉容接来，由不得溥仪不答应。

婉容早就听说过川岛芳子的风流韵事，对她没有好印象，从戒心出发，不愿跟她同行，但很快就被说服了。这一内幕是后来从日本方面传出的，当时除了芳子确实还有一位日本人士在场。著名川岛芳子研究家渡边龙策这样描述了川岛芳子与婉容见面的情形：

溥仪离开天津的计划对秋鸿（按：应为慕鸿）也一直保守秘密。当秋鸿得知溥仪去满洲以后，急切地等待着渡海去满洲。就在秋鸿等得急不可耐的时候，川岛芳子秘密地访问了这位皇后。可是在开始时，秋鸿皇后却表示讨厌去满洲。

关于这件事，工藤铁三郎曾经说过：“芳子这个人嘛，是一位‘谎言病患者’，或者叫她是‘天才的说谎家’。只同她接触一次，也会受她的骗……”

关于川岛芳子的为人，秋鸿皇后大概也有耳闻，所以，她无论如

何也不愿意跟随川岛芳子去满洲。

川岛芳子并不介意别人对她的闲言恶语。她依然待在天津，以她那独特的撒谎艺术，向秋鸿苦苦地进行劝说。

“皇后陛下，您与其在这个地方过孤独清苦的生活，不如到满洲痛痛快快地享受一阵子清福。”

“不过，听说满洲是个土匪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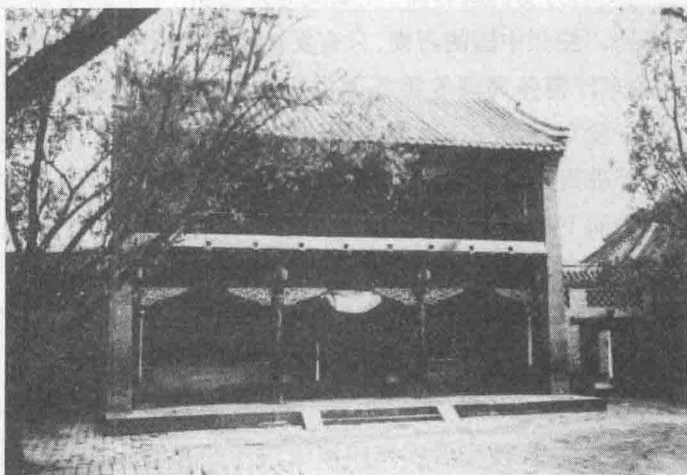
“您害怕了吗？您要不去，谁能照顾皇帝陛下。至于治安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川岛芳子用尽种种手法，经过反复劝说，终于说服了秋鸿皇后。大约是在溥仪去满洲后半个月左右，秋鸿皇后身穿粗布男衫，同样是男装打扮的川岛芳子伴随左右。她们在天津日本驻军翻译官吉田夫人陪同下，与吉田一起由白河上船，经大沽，从海路去大连。

川岛芳子退出后约半小时，婉容便遣太监传见李国雄。

“老爷子传奴才有事吗？”

“那个穿西服的就是十四格格，她捎了皇上的信来，让我去呢！今儿晚上就走，这事还要保密，皇上怎么走的我也怎么走。你把车准备好，到时候开到吉田翻译官家，别的不用管。”



1931年12月，溥仪住进肃王（肃亲王善耆）府